

重大题材的艺术表达

——对话电影《古田军号》导演陈力

■贾秀琰

材的艺术表达”这样一个理念,而且也确实做到了。《古田军号》又是怎样体现这种创作理念的呢?

陈力:艺术表达不是单纯的再现,而是创作者审美意识的全面呈现。对重大题材进行艺术表达,可能比其他影片要下更大的功夫。你得时刻意识到,要运用电影语言刻画人物、讲述动人故事,而不是单纯复现历史过程。要用艺术手段寻找切入点,把整个戏穿起来。这一代伟人在当年除了有政治使命,他们同样是热血青年。要讲透他们作为有智慧、有能力的一群热血青年的所思所想,不要把他们当成在我们概念中的政治家来拍。

《古田军号》的切入点主要是朱毛的兄弟之争、兄弟之情。他们在一起出生入死,一起做影响中国未来走向的重要抉择,为了大事争小,通过小事和好,因为他们的信仰是一致的。创作者要经由人物关系和人物命运,经由彼此间的摩擦和鲜活细节,才能把人物刻画出来,把主题表达出来,而且我会特别注意回避类似口号的台词。

贾秀琰:您刚才提到了细节,在影片中,有几处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细节。比如贯穿始终在福建土楼中和民居台阶上舞龙的场景,毛主席多次穿梭于这一场景中,这种拍摄手法很有写意的艺术风格。

陈力:板凳龙是福建龙岩地区延续至今的传统文化艺术表演,尤其是闹新春时,非常喜庆和壮观。我想运用这个意象来承载影片的内涵。因为我们是龙的传人,“心齐方可成龙”也是这部电影要表达的主题,而龙一定要有龙头。用镜头语言来表达主题,才是电影艺术的本质,才可以打动观众。

贾秀琰:这场戏就是在福建土楼的

原景上拍的,而且据我了解,影片都是在福建古田等地的革命原址上进行拍摄的。

陈力:是的,我们的外景地几乎都集中在当年古田会议的各个原址。之所以选择全实景拍摄,除了这里本身保护较好,还有就是选景的时候,我真的很受感动,很多细节的构思都是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。影片中毛主席得疟疾时住的地方,就是当年真实的场景。一座小阁楼,只能放一张床,留一个小过道,摆一个写字的小桌子,还有窄到不小心就会摔倒的楼梯。要是不在实景而是搭个摄影棚拍,你是感受不到这些细节的。最重要的古田会议这场戏,也是还原了当时的场景。

从8年前开始到现在,随着多次实地采访,《古田军号》在我心中已经变了无数次,因为太多的鲜活细节注入进来,使影片越来越饱满丰富了。

贾秀琰:也就是说从2011年至今经过了8年的打磨,我们才有了现在的这部电影。在拍摄《血战湘江》之前,我就听您讲过准备拍摄《古田军号》的打算。

陈力:我一直心系古田,不断陆续去古田体验生活,时不时就思考一会儿,却始终抓不到一个好的点。到了2018年,有种水到渠成的感觉,就开始了拍。要想把这个故事讲好,把这个重大的题材表达好,只有通过创新。面对更年轻的受众群体时,更需要适当和历史拉开一段距离去看,去感受那时的现场、那时人物的所思所想,因此就有了今天这样一个故事。要和年轻人保持在一个语境里,才能够让他们去理解当年的人物,读懂当年的故事。领袖人物们的20、30、40岁和我们的20、30、40岁要形成一种穿越时空的同构关系。他们那时候在做什么、想什么?我们

现在又在做什么、想什么?对比之下,影片的意义就凸显出来了。

贾秀琰:开机前,您曾拿出很多时间带着所有演员去古田会议纪念馆参观、去毛主席像前瞻仰献花,到各个原址去体验生活,也是为了让他们沉浸并理解他们将塑造的人物。

陈力:这是我每部戏前必做的事情,带着演员们先去找初心,让他们了解整段历史脉络,搞清楚古田会议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同时,真实的场景对演员的表演特别有利,王志飞曾说,虽然是王仁君在跟自己对戏,但是他似乎感受到了当年的毛泽东和朱德在看着自己,他特别认真地对待这个戏,也完全沉浸在角色中。

《古田军号》是靠文戏支撑起来的,演员之间的对手戏是否精彩,细节是否打动人,决定了影片的成败。我想让演员们设身处地感受到,和他们年龄相仿的领袖们在当年是生活在怎样一种环境里,感知他们的智慧和决策、他们的热血和热爱、他们的信仰和追求。

贾秀琰:《古田军号》上映前后,进行了多场路演,王仁君、王志飞、张一山、胡兵等多位演员积极热情地参与其中,现场和观众的对话、互动都非常激励人心,尤其是年轻观众的认同和追捧令人感动。

陈力:我们在路演的时候,有观众亲切地称呼演员们为“红色男团”。从这部戏开拍、上映到路演整个过程,我亲眼看到了这些演员的成长。他们是真的知道了自己的使命和担当,明白了究竟什么是初心。他们通过饰演角色的成长,现实中的自己也成长起来了。我希望我们的电影能为当下社会去除一些“脂粉气”,让年轻人看到,真正的偶像究竟应当是什么样子的。

佳作快评

品味艺境,引领审美

张子影的报告文学创作,有着极强的时代感和现实感。她曾用3年时间创作出长篇报告文学《试飞英雄》,但对书中主人公们的跟踪采访前后长达16年。该作品曾获第七届“徐迟报告文学奖”,可以说是实至名归。2019年5月,她的报告文学新作《大国之翼》由明天出版社出版。作为“共和国的勋章”丛书的第一辑,该书将“八一勋章”获得者、试飞英雄李中华的成长轨迹呈现给读者,塑造了一位追梦蓝天、勇敢智慧的英雄形象。读后让人不仅了解到主人公永不言弃、勇往直前的铁血故事,更为这位信念坚定、敢于直面生死的试飞员的英雄情怀而感动。

品读报告文学《大国之翼》,透过书中的文字去了解英雄,其实也是在认识作者,因为这些文字融入了作者真实的情感和体验。张子影出生在南方一个空军部队的大院里,曾随在空军服役的父母辗转迁移。在她的成长印象里,湛蓝的天空、灰白空旷的机场跑道构成她对色彩和线条的最初认知。在长达数年的时光里,她采访过试飞员群体中的很多人,用张子影的话来说,“我把一天一天的写作,视作一步一步地努力,共渡他们丰沛的情感世界,同仰他们勇毅的信仰图腾,接近他们牺牲与奉献的精神高地。他们舍生取义,笑赴沙场,是对责任使命的看重,更是对精神信仰的坚守”。怀着如此丰沛的情感和感悟,她在报告文学《大国之翼》中,用简练生动且富于温情的笔触连缀起试飞员李中华的人生碎片,勾勒出以李中华为代表的试飞员群体的轮廓。

《大国之翼》以序章开篇,为读者简要介绍了试飞员李中华的“履历”。张子影对他取得的众多荣誉一笔带过,但对他从东北到西北再到西南的飞行轨迹进行了详细的描摹——“在祖国广袤的版图上画出一道美丽的弧线”那是酣畅淋漓的生命放飞”,而这也正是读者们想知道的。从第一章“一个遥远的故事”到结尾《使命高于生命》,作家巧妙地选择了主人公生命中的几个关键节点重点讲述。在《童年决定一生的起点》中,当过志愿军的父亲、露天看战争题材电影的童年记忆、物理老师王志平对李中华的教育指引……作家从千丝万缕的琐碎细节中抽丝剥茧,找到了主人公结缘航空的线索。《正确地选择你的人生》讲述了李中华成为试飞员的人生转折:国防和军队建设乘上了改革开放的快车,在地方重点大学本科毕业生中招收飞行学员……“人生的路虽然很长,但关键的只有几步。一个看似不大的机遇,却会改变人的一生”。作家通过展现与试飞员群体有关的历史片段,让读者知道,试飞员的心跳其实是与强军事业同频共振的。

在《冲破“死亡螺旋”》《完成了“眼镜蛇机动”》《生死7秒》《极限飞行》中,作家揭开了主人公在蓝天之上惊险试飞的过程,真实而生动地展示了主人公技艺的高超与非凡,更让读者感受到他坚定的内心和执着的追求。“尽管是仰面朝天,但是,李中华用眼角余光看到四周翠绿的麦田、水墨般的村庄、银光闪闪的河沟,正像一张张开的、五彩斑斓的巨网,疾速向他们扑来,转眼就要吞噬飞机……”在“生死7秒”的险情中,作家用简洁清朗的文字营构出唯美而壮阔的意境,别开生面又扣人心弦。强烈的反差对比让生龙活虎地出现在绝境之时,凸显出主人公在常人很难遇到的险境中所做出的壮举,可见作家的写作功底之深厚和构思之精妙。这

召唤英雄情怀

夏董财

样精彩的段落,在报告文学《大国之翼》中俯拾皆是,让读者的情绪随着主人公的选择与决断而跌宕起伏。

试飞员是空军中一个特别的群体,战机在装备部队前必须要完成在蓝天上的各种试验,而他们从事试飞工作时会遇到各类故障和问题。用作家的话来讲,“一种新型战机的飞天之路,就是一条试飞‘血路’”。人们把试飞这个职业形容为“在刀尖上起舞”,把试飞员称为“和平时期离死亡最近的人”。作家为了了读者从不同角度懂得试飞英雄,通过对比、隐喻等叙事手法,诠释了“大国之翼”的伟大与崇高。莱特兄弟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动力操纵机械成功飞行、“中国航空之父”冯如在广州郊区的燕塘进行飞行表演、普加乔夫在第38届巴黎国际航空航天展览会上展示“眼镜蛇机动”飞行动作、主人公李中华成功完成歼-10低空大表速试飞……作品对外试飞故事和试飞专有名词的书写和解读,不仅让读者收获了相关知识,但关键的只有几步。一个看似不大的机遇,却会改变人的一生”。作家通过展现与试飞员群体有关的历史片段,让读者知道,试飞员的心跳其实是与强军事业同频共振的。

在《冲破“死亡螺旋”》《完成了“眼镜蛇机动”》《生死7秒》《极限飞行》中,作家揭开了主人公在蓝天之上惊险试飞的过程,真实而生动地展示了主人公技艺的高超与非凡,更让读者感受到他坚定的内心和执着的追求。“尽管是仰面朝天,但是,李中华用眼角余光看到四周翠绿的麦田、水墨般的村庄、银光闪闪的河沟,正像一张张开的、五彩斑斓的巨网,疾速向他们扑来,转眼就要吞噬飞机……”在“生死7秒”的险情中,作家用简洁清朗的文字营构出唯美而壮阔的意境,别开生面又扣人心弦。强烈的反差对比让生龙活虎地出现在绝境之时,凸显出主人公在常人很难遇到的险境中所做出的壮举,可见作家的写作功底之深厚和构思之精妙。这

张子影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,“在许多人的眼里,战争已经远去,往事如黑白底片,虽有显影,但已褪色。和平日久,今天的军事题材作品,除了追忆与怀念、回顾与总结,如何完成对英雄情怀的召回与唤起?”在《大国之翼》里,她给出了自己的答案。

超越“谍战”的历史叙事

项静:海飞的《棋手》是一本关于上海的谍战小说。小说中经常提到的是苏州河,一个少年在桥上被风灌满单薄的衣服,他踟蹰在上海的大街上,到大光明电影院看一场有“译意风”的电影。如果再加上百乐门、静安寺、北京西路的邮局,它们就会自己生长成一个琉璃世界。一个不是本地生活的作家创造的世界,就像沈从文所创造的湘西,是在他离开湘西之后所创造的。距离和人生的成长都会让人对故地产生出非同一般的感受,所以我会特别回味这个“上海”,它被赋予了诗意和抒情,像加了滤镜的一种意象,语言都是诗化的,而非写实的。

与诗意的意象相对的是一个乱世,是孤岛时期的上海,社会局势内在的矛盾和紧张、各种社会势力的角斗,让这种诗意有一种悲伤的底色。这种诗意于是具有了人生哲学的况味——少年性,愿你归来仍是少年。贺羽丰这个浙西少年正处在最生猛的年纪,他就像周璇的歌声中所唱的,胡天胡地蹉跎着青春。他无意中卷入了家国大业中去,成为中共地下党员,在剑拔弩张的谍战生涯中经历九死一生。而外表上,他看起来就是一个少年,一个天才棋手,战战兢兢地走上革命道路,来到大城市,在自行车上戴着墨镜,吊儿郎当地扮酷。他被生活严苛以待,乱世中随时都可能丢掉性命。也被单纯地对待,他的爱情,顾晓陌的热烈吸引他,但永远在一种临界状态,好像这个乱世是不会给他们机会一样。再比如播音室的门口其实会有一个洗手池,但阿苏却常常要跑上一段远路,去走廊尽头的那一个。贺羽丰曾经问她,你这又是干嘛?阿苏说,你不晓得?那里有冬天里免费的阳光呀。

我特别喜欢小说里人物的职业设计,一个天才的棋手、一个译制片的翻译,这都是相对来说比较神秘的职业,是一个可以隐藏东西,也能创造很多故事的人生空间。我略感遗憾的是里面关于棋手的部分,其专业性不是很强,可能对很多棋手读者来说这是一个不充分的地方。嗜好对人物来说非常重要,人无癖不交,一个虚构人物没有一些特殊的道具可能也很难成立。这样各有癖好的人物一步一步加入小说中,他们成长、深化、回望,携带着秘密没入人群,等待着再次会面。

刘莱琳:《唐山海》是海飞“谍战深

海”系列的最新作品。他的小说具备很多畅销元素,比如谍战、悬疑、英雄,每一本都是好故事。然而谍战只是背景或外衣,他所关注的是历史深处的人,是人心深处的历史。

真正优秀的谍战小说要有足够具有说服力的动机,主人公们日日与虎谋皮,备受折磨九死亦不悔的选择需要一个足够强大的行为动机。处理好这个动机,其实就是写出了人物的信念。

《唐山海》是以前作《麻雀》中的男二号唐山海为主角展开的故事,与海飞此前的作品有了一定的区别。虽然《惊蛰》《捕风者》等也基本上都是围绕一位主人公展开故事,但是有一个明显的英雄成长的过程。然而《唐山海》作为一个人物的前传,唐山海早已被认定为英雄,他不需要成长的过程。小说很巧妙地选择了嵌套结构,文本中加入了丽春的叙述角度,他代表了一种普通人的仰视视角。而他在追随唐山海的过程中不断成长,我们隐隐看到下一个英雄已经走来。

读海飞的小说,难免想起那些与上海有关的文字:施蛰存笔下的阴雨里的弄堂,王安忆笔下的盘旋在天空的鸽子,张爱玲笔下的旗袍、西装、电车交织的街景,刘呐鸥笔下旋转迷乱的舞厅欢场,那个氤氲着血腥气的极斯非尔路76号,那些早已消失在夜空里却似乎并不随风逝去的电波。虚虚实实的历史里,曾经有那样一些英雄真实地存在。海飞的叙事就是要让读者迷恋进而相信。你信了,故事就会流传下去,英雄就不会被遗忘。

历史飞快地往前跑,小说里或者现实里的陈山、苏响、唐山海……他们一个个笑着转身离开。此去经年,我们真能记得烟云里的英雄吗?可以!有一些故事值得永远传唱,我们需要像海飞这样会讲故事的人,把那些应该永远铭记、值得永远传唱的故事一代又一代地讲下去。

海飞:“谍战深海”系列写到现在有两三年了,第一本叫《惊蛰》,由花城出版社出版,电视剧已经拍摄完成,即将播出。而小说《捕风者》《棋手》《内线》也会改编成影视剧,接下来我还在谋划《谍战之城》这个系列,选了上海、重庆、天津、哈尔滨、南京这五座城市作为故事的发生地。

其实,我最了解的城市还是上海,这在《惊蛰》中有了完全的体现。我的童年

在上海度过,当我在写作时,能浮想出旧上海的模樣。当然,这也得益于大量的田野调查和案头研究,需要做非常翔实的考证。甚至在《麻雀》拍摄的时候也是如此,每一条路都必须用真实的地名。比如说押送嫌疑犯,路名都不能虚构的,前面有没有十字路口,哪儿最适合设伏营救,都必须严格求证。正是这些细节之处,让小说和电影获得了真实感。

接下来我会创作《谍战之城》系列小说,也会对这些城市做更多的研究,去了解它、熟知它、走近它,就像走进小说中所有人物的内心一样。我要替他去生活,替他去恩怨情仇,然后让这些人物活起来,在小说中活起来,在影像中活起来。“谍战”是重返历史的通道,也是亲近英雄的路径。这条路走起来并不容易,但值得全力以赴,这其中值得我们珍重的人世。

(周瑞博、李 瑛整理)

长征

第四六三期



整装待发(油画)

朔人懿烽作



笔谈

文章立处,观点凸显

弋舟:我和海飞都是70后作家,大家都是写小说的。后来,海飞的影视剧创作搞得风生水起,同时仍兼顾小说。在中国文坛,像海飞这样把影视和文学结合得如此之好的作家实在是凤毛麟角。海飞是一个很有野心的小说家,他的作品往往是成体系的,就像花城出版社新近推出的“谍战深海”系列,目前已经出版了《惊蛰》《捕风者》《棋手》《唐山海》等小说。

海飞早期写小说就获过大奖,当时给我的感觉是那种江南作家普遍具有的诗意、细腻、敏锐,没想到投身影视剧创作之后,处理的都是崇高、阳刚、英雄的军事题材。而且,他打造的这个谍战系列也不同于以往同类题材,而是有自己鲜明的风格和面相。

无论是看他的小说还是电视剧,都极大丰富并延展了我对革命历史的固有印象。使得我们能够历史的深处和细部去感知革命前辈,去想象不同寻常和凡俗的英雄经验。海飞的书写为曾经略显冰冷和僵硬的历史增添了人性的温度,这是属于我们新时代的共识。当个体生命投入壮阔历史时,我们不仅需要了解宏大历史的最终走向,也需要关照每一个历史参与者的生存状态和命运。

这些英雄人物并非存在于历史的虚空中,而是活生生地生活在一座城市里,这就要求海飞对笔下的城市、彼时的历史有精深的研究,至少要写得像,读者才会相信。所以我也很惊讶,像上海、重庆、哈尔滨、天津、南京,这些城市的历史风俗、文化气质、生活百态,海飞都需要去熟悉、感知,这就是小说家的功夫,是他需要做功课的地方。小说写的尽管是一段虚构的故事,但是要在真实的历史进程中搭建,人物活动的场景必须逼真,每一条路、每一间咖啡馆、每一家饭店的吃食,凡此种种都需要小说家进行翔实的考证。惟有如此,他所虚构的历史信息、他所传递的英雄精神、他所表达的爱国情怀才会被更多的读者接受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海飞不仅是个有野心的小说家、编剧,还是一个肯下功夫的历史研究者。